B
128
L83L53
V.2

LIBRARY
JUL 0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陸子學譜卷之五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家學

先生之學固由心得然家世授受不可畧也自其高曾以來世有令德厥考宣教公尤瓌偉慈湖稱其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不用異教家道整肅著聞於海內其淵源固已美矣諸兄皆恂恂儒素梭山復齋並稱海內大儒至先生而集其成耳子持之負經世畧宋史列在特傳從子槱之麟之煥之至從孫濬冲並能世其學不特十世同居之盛已也故

敘其家學繼友教之後

陸從政九思

從政公諱九思字子彊姓陸氏陸出嬀姓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通裔孫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謚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橐中資裝置田治生貲高閭里爲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從政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戩爲第四子趣尚清高不治生業考諱賀字道卿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家道整肅著聞海內贈宣教郎生六子從政居長初與鄉舉

後以恩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所著有家問一卷朱子爲之序其畧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慇懃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今按此文朱子集中未載

嘉靖撫州志本傳畧云九思舉進士幼弟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爲子者二親以子多欲許之子彊力請以爲不可是年子彊適生子煥之因語妻曰我子付田婦乳爾當乳小叔妻忻然從之九淵既長即象山先生也事兄嫂如父母及守荆門迎侍以往不半年而歸後因書以郡政告子彊猶責其矜功其嚴毅如此

陸處士九敘

處士公九敘字子儀先生仲兄也公正通敏躬賢高其行誼稱曰處士又稱曰五九居士善治生總藥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誌云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於臨川縣長壽鄉羅首峰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往往爲之煥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爲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獨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闆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懽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

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爲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或時及之公即正色呵止必伯叔氏爲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季有四方遊雖至窘急槖橐無不立具自公云亾遠方士友聞訃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黄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叟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

按許魯齋謂學以治生爲急處士治家以成諸弟之學故不可不錄且陸氏十世同居處士之功爲多也

陸修職九皐

修職公諱九臯先生第三兄也字子昭少力學與鄉舉仕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先生表其墓其畧云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少力於學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閱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已爲之障燈屏息懼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員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齋長公與二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耻穿鑿之習雖蹭蹬塲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

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
言行如何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
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約時門户艱難之
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濟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
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
公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
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奕裕然無窮匱之憂當是時公於
妻子裘葛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
教授屬諸其季過從之隙時時杖策徜徉畦壟阡陌間檢校
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爲書院桐嶺
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稟若千人然其季子往往從
學於外亦嘗來從余遊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從先生遊者有許昌朝見翠雲

題壁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日稟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請益固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塲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歳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葺縣學增士稟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歳旱撫爲甚撫五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廬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年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閈熙熙不知爲歉歳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

而智識濬溪。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當其晦時。
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辨。然特間見於燕閒視聽使令
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趦趄。或用
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撰衣將見之矣。
户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
士。凡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
就證者。類有愜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寤心。公之得
於天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遜溺心。形似蔽實。
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
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
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嘗昔
亟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溪矣。是書之

流行近世特盛然其靈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爲次序令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亾其藁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未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其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詳人之所擯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植風聲示勸懲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尤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

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公未嘗言其
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
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
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跌自是倦之然就枕即
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
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楨
之益之賁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
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
葬于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廸功郎監
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效官重
湖疾不視藥斂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
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請迎侍公曰子行矣吾往時當自訪

子。訃前數日從公於夢自是朔節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貢山公之德也表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江西人物志本傳云子昭舉進士率諸弟講學從遊者多有聞象山爲靖安簿時子昭勉以書曰吾曹不可兒戲度日視聽言動之際三千三百之微不可不察若只主張見在正恐道無時而備德無時而盛仁無時而熟云

陸梭山先生九韶

梭山先生先生第四兄也嘉靖撫州志本傳云九韶寬和凝重讀書必優游諷詠嘗曰學之要孝弟之外無餘道又曰義利易見惟義中之利隱而難明與閩朱熹相敬愛見其註釋太極圖說疑無極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往復辯論嘗損

益其社倉法以濟鄉黨人甚德之築室前山兄弟講學其中山形如梭自號梭山老圃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與弟九齡九淵天下稱爲三陸先生二弟没韶獨後臨終自撰終禮篇戒不得銘墓生平所著有日紀類編經解新說及州郡圖家制文集凡三十五卷家制多行於世日紀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尤爲希聖希賢之本今附於後

其居家正本上篇云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爲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爲士教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僞自井田廢壞民無所養幼者無小學之教長者無大學之師有國者設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薦其終也糊名考

校禮義廉恥絕滅盡矣學校之養士非養之也賊夫人之子也父母之教子非教之也是驅而入爭奪傾險之域也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語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鄰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此皆非難事功效逐日可見惟患不爲耳世之教子者不知務此惟教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特恐人不爲耳

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其居家正本下篇云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畧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悌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

之乎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
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
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户之光耶愚深思
熟慮之日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
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
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
肖者本也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
廢此理之必然也何謂得其本則末隨今行孝悌本仁義則
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
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之
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
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亦無以自樂而人亦

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況貧富貴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往往招人怒罵然愚謂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雖怒罵有所不恤也況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其居家制用上篇云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税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

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果何福之有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

厚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

其居家制用下篇云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

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其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

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宋史儒林傳云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僉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按朱子答梭山先生三書今見朱子大全集而梭山文集今逸不傳其駁太極圖說之語止見於朱子答書及陸子與朱子往復辯駁書內今附朱子答書於後

朱子答梭山先生第一書云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意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

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尤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已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已意造作

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至之言不得不服也

其第二書云前書示諭太極西銘之說反覆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質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爾且

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其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爲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

不辯也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欵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益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略闊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

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第三書云。示諭縷縷備悉。雅意不可。則止。正當謹如來敎。不敢復有塵瀆也。偶至武夷。匆匆布敘。不能盡所欲言。然大者已不敢言。則亦無可言者。云云蓋梭山先生性情和粹。不欲競辯。故斷來章也。

按太極圖即無極圖。而小變其說。實出道家。非周子所作。本朝朱檢討彝尊作太極圖授受考云。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眞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爲製序。而東蜀衞淇注玉淸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昂感遇詩

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叅同契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摶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刋諸石爲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元牝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取坎塡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耳相傳摶受之呂喦喦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秘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圜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

曰太極圖仍不没無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旨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

也耶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檢討之論如此亦可知太極圖說之不足信矣至

其理之未安。則詳見於陸子與朱子書。今已附於友教條内。

嚴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簒奪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歎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言居士極不喜狂者云。最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號又次居士。先生云、此言亦有味。

陸文達公九齡

文達公先生第五兄也、先生年譜、稱其少有大志。浩博無涯

溪嘗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不赴改興國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卒呂成公祖謙銘其墓云先生諱九齡字子壽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丞相當國塲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説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兼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溪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亹亹爲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旣歸益大

肆其力於學廣覽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東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舉以爲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鐫譙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廸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頗大江民寒嗇罕游校宮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槼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戊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堯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珹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良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

釆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祀觴豆饎爨閫門千指男女以班各供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雋者不敢踔厲朴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誾誾衎衎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故君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值歲惡多剽刼或欲睥睨垣墻曹耦必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犬吠之警廬陵嘗有茶寇羣擾旁郡聚落皆入保並

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下人多不悅。先生曰古
者比閭之長。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
令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桀
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然雖不入境。閑習屯禦。皆可
爲後法。其在興國。學廪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
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
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
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
簡直不狥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
胸。糾纏轇轕。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釋
其疑而退。非惟動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旣
專且久。人之疢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聽之者於

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寛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固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能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荆州牧廣漢張公栻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

耶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爲銘二十九字識其窆曰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按呂成公集與人書及銘墓文甚多唯銘先生墓稱爲陸先生推崇甚至所敘事實多本於陸子所爲行狀其遺而未敘入者今附於後

陸子作教授陸公行狀畧云先考居士君賀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

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敬禮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畧儀檢慨歎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檃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先生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追微得子思孟子之旨推尊盖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

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矣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寛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内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於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葬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己丑登進士第

授廸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逕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餌。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授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謣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擾相次犯州境。謣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謣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於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為武夫所為。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為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

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此閭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禦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大率應募非有成法主者或非其人乘時取必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

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剽刼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誘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寇未至先去之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刼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

有方備禦有實效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丙申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濶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涖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廩素薄又負逋不輸歲入僅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黠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絕莫可稽證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已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先生雖

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晨興坐於
牀問疾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
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
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衾理鬢髯疊手腹間不復言笑又
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施一疾不起
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溪純浩博無涯涘可
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其善者往往各
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之風有以
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修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
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析精微而能容愚一行之善一言
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
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

故先生不棄人而人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遽廹從容數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況泛然之交者乎又況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瑊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臥病聞訃制服成禮遠遣祭饌悉皆自經畫先生

未及著書若塲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按宋史本傳大概俱本行狀及墓誌其不本於二文者惟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謚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云又按文達公之卒朱子傷之甚切其與呂伯恭第八十六書云陸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蓋是年張南軒亦先卒也其與伯恭第八十九書云子壽

云亾深可痛惜近遣人酹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其第九十書云子壽之亾極可痛惜誠如所諭近得子靜書云已求銘於門下屬熹書之此不敢辭蓋其反覆勤拳如此朱子於南軒身後雖無不足之辭於其遺集猶有取舍若伯恭則間有譏議惟文達公則粹然無間言其待文達蓋在張呂之上今張呂二公俱從祀孔廟而文達祀典猶虛必有論而定之者矣

朱子文集有祭先生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

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駕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枉顧或未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併藥裹而携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按朱子祭陸文達公既云志同道合又先之以前說未定予言可懷似文達晚從朱子之說然嚴松記陸子語云先兄復齋臨終言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及更欄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是文達文安之學始終無異同也此豈朱子與文安各引文達以爲重必其學實相同耳三君子者固皆不妄語者也文達既與朱子志同道合又與文安始終無異是朱陸之學實無同異也其彼此未能相信實由兩家門人傳語之誤而後人又逞其褊心必欲岐而二之耳無論陳建輩猖狂妄論如近日張清恪改薛方山考亭淵源錄爲伊洛淵源續錄去同父止齋二陳併去三陸文安無異同猶不可去乃併去志同道合之文達朱子有知必不以爲然矣

淳熙二年乙未文達文安二公赴呂伯恭鵝湖之約。嚴松錄

象山先生語云、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生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生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

無怒軒

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海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於鵝湖寺勒陸子詩於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

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欵。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匆匆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而警切之誨。佩服不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拳拳。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復齋先生文集於郡治。自爲之

序。先生以復名齋。故學者稱復齋先生。張南軒集有答陸子壽書云。栻聞昆弟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爲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眇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於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

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註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功之實而不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眞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於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眞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徐楳埜集有復齋陸先生贊云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

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縝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菴東萊於鵝湖。蘭若相與辯論旨歸。迄今祠像在焉。諡文達。贊曰、德積於中。一襟和氣。學雖精深。論不乖異。於道有功。韡韡常棣。區區機雲徒文而已。

袁蒙齋集有四先生贊、其贊復齋先生云。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又題其後云。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謏聞。願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同。以是妄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曰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不斷於合。乃所以爲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竝亘萬古不可磨滅者

或入之也漸。或爲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磋之。既琢之又磨之。反覆辯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淺丈夫之所爲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墻耶。

陸山堂先生煥之

陸煥之、從政公九思子、即與先生同歲生、而從政令田婦乳之、留其母之乳以乳先生者也、煥之學行甚高。屢舉於鄉。不第。未及出仕。而學者尊之曰山堂先生。會稽陸放翁游與先生同遠祖、年長煥之二歲、其爲煥之墓誌銘、亦尊稱以先生云。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爲豫章都尉、葬於吳胥屛亭、始爲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

生子貞、子貞生惠徹、徹生開、開生貌、貌生正公、正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叒之、叒之生元生、元生生景融、景融後因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遷、德遷猶居吳、遭唐季之亂、始遷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戩、配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長者意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礱浸灌、甚至十三學爲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服以爲不

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閎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爲朝士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定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用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五項點朱日邁鄧文子其壻也皆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迫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遊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

焉連三年請益勤乃敘而銘之銘曰陸姓入漢祖好畤兮逌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攘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耄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我銘於隧亦以誄兮子濬有傳

陸安撫持之 弟循之

宋史本傳云陸持之字伯微知荊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爲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爲敷繹之制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冑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

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憮然又之鄂謁薛叔似項安世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辭皆謝歸著書十篇名讇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袁燮薦於朝謂持之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持之長之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廸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先生嘗爲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囀吟春不暫停長疑春

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前着意聽遶梁餘韻散南柯爭奈無如春色何剩化玉巢金綽約深春到處爲人歌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白鷳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撫州嘉靖志持之傳、與宋史畧同、其稍詳者、言持之弟爾之字仲理資稟溫粹學知爲己嘗曰此心澄然本無膠擾又曰四時變化俱我妙用其洞悟本心不失象山宗旨與門人慈谿楊簡大同云

按魏鶴山大全集有陸持之墓誌銘、較史傳尤詳、其辭云嘉定十六年月正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祕書省讀書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交明年之

元日余爲秘書監又得同省余嘗榜所居室曰自菴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强不息於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爲余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於内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奇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上即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寶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聲競致賻恤始得脫輤於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於文安之墓側卜日於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先君莫子若也識窆之文敢以他屬諸孤杖而執事於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曾所次行實請于其舅辭也嗚

呼伯微余益友也銘不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戩大父賀贈宣敎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遵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荊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悟七歲援筆成文文安授徒於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爲敎局刪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開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爲敷繹厥旨出守荊門會郡治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韶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文伯文安高第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如失追其劃然啓油然得氣豁神疎昆弟友朋或訐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駁才有高下

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徐又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數先入於中愚恐其爲之難也徐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似項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先延禮辭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藂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燮薦於朝謂伯微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强起伯微長之

弇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累辭乃就諸生習於閒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於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往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追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疎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旬時不決若累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以一言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人一等而精敏强濟又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十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往往皆是獨與儒生學士銖較寸量嗚呼天畀夢夢矣乎二男子、湀、洞、四女子、尚幼、銘曰金谿之陸自象山氏昆弟令季彊以學名世天畀厥施罔庸於時僅垂空言以淑爾私謂天畀之而壽厥後吁嗟壽矣亦罔克壽永與之阡英烈

言言。有稽陸學。茲維其傳。

陸仲時麟之

陸麟之、字仲時、先生仲兄處士九敘第二子也、少先生十一歲、學於先生。才識明敏。嘗從先生過南康訪朱子。朱子所爲鹿洞講義題跋。其卒也。未及仕。人咸惜之。梭山先生爲作墓碣。後南城黃應龍題跋云、嗚呼、諸陸先生在時。家庭講學蔚然雍睦之風。而恪任家事如仲時公者。眞芝蘭之秀傑也。其行事既卓然不羣。而晝瘁同堂之責。以至歲入耗半而補事默辦。公已矣。繼世多賢。向學亦衆。此天之錫佑善人也。今亦有出力如公者焉。是諸老先生爲不亾。庸知其未究於身者。不大施於後人哉。伏讀梭山先生之銘文。於斯有感。僭越敬書其下。

陸伯蓄標之

陸標之字伯蓄梭山先生長子負才早逝先生與豐宅之書云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標之者乃梭山兄之子賦質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眞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絶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爲痛心

又與饒壽翁書云閱人之多亦知人材之難蓄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閑雅沉靜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比一二月間所整葺事務至多間繙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皆其有以自

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爲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耶。痛哉寃乎。鄉黨鄰里莫不傷怛。況吾壽翁乎。今已爲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先生代致政兄祭姪標之云、吾年七十有六。闔門且將千指田僅充數月之糧。卒歲之計。每用凜凜。汝在同行十餘人之下。獨能任吾事以紓吾憂。彌縫補苴於缺絕迫窘之中。如需然者。不動聲色。而中外巨細靡不整辦。使吾有以安之。然吾念汝獨勞久矣。顧難於代汝者耳。去年雖令諸子與汝輪幹。以遂汝學問之志。而事之本末緊汝是賴。籬落之未葺。春褕之未便。皆在隱處。汝死之日。猶爲吾治之。吾平日見爲人臣而不恤君之民。不任君之事者。每竊憤之。有盡瘁者。必喜而愛之。況汝在子弟之中。而服勤於至難之事若此者乎。如汝

之賢。或壽而死。人猶傷之。況於未壯而亡乎。而天遽奪乎汝。汝其有以知我之哀也。命也。奈何。莫非命也。吾既以紹孫環孫爲汝後。高選之山。眞隹城也。吾見之矣。翌日維吉。汝其行乎。

陸進士濬

西江人物志本傳云、陸濬字深甫、九思孫、象山以伊洛諸賢勉之。鄉舉入國學。歷陞上舍。開禧末。朝廷罷啓兵端者。欲函首以謝。濬謂失國體。上書爭之。不報。吉兇披猖。憲使李珏檄入幕中贊畫。寇平。欲上其功。濬固辭。寧宗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饒州教授而卒、

先生與姪孫濬書共五首、第一首已見定宗仰條內、其第二書云、家間遞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

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無間言。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么麼姦宄。謟事權貴。陰為讒慝。媒孽善類。自吾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為少司成。又進而為大負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乃復如彼何耶。豈汝所交之士皆不足以為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況鷙二字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鷙。非惡辭也。向來家中書亦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尊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是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文不難辦。安得不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得輔道儲君者得人。甚有方畧。誠如是。國本立矣。實宗社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

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農輸納者邀入酒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也天下何嘗無人況賢關乎在所以召之者如何耳

其第三書云吾春末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近諸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遺輿夫相迎始復一登茲山廢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事力有限頻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倘得久於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梭山所與汝言眞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

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此文可也。

其第四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陸沉眞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柔而中實不弱有向者奋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决其私毅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爲的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卻放過二着姑欲

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眞孟子所謂終亦必亾而已矣仁者先難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己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己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搖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家也於君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畧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其第五書云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

無咎。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之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人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為先後疏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亦是與堯舜臯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救藥之心。勝其憎嫉

嫌惡乃爲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忽其爲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閱之毋謂已盡爲汝剖白也蓋其期望之者如此

按深甫諫和戎書最見稱於當時今從其家譜錄附於後云

國子正奏名上舍生臣陸濬等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等竊惟方今事勢有可爲痛哭流涕者而廟堂四五大臣莫肯爲陛下任責侍從三四故老莫肯爲陛下盡言苟幸事業不計其窮雷同附和如出一律國無人焉以至此極天下安所恃以爲固夷狄安所恃以憚而不敢肆哉自古兩國相持一事失中禍不旋踵今有國體瞭然易知匹夫卑人皆謂不可而主議者固冒然爲之臣竊惑焉曩者權臣妄開

兵端南北生靈肝腦塗地怨聲徹天怨淚徹泉陛下寢不安
枕食不甘味皇天悔禍權臣速誅安危之機正在於此議論
舉措不可不審三數日來口語籍籍甚可駭愕臣雖愚竊爲
陛下惜之夫以陛下聖度包荒兼愛南北屈已講和誰曰不
可然而謀國之臣巽懦已甚增幣加貨累百鉅萬竭民膏血
以飽狼貪亦可已矣函送權臣之首檻致歸附之人大失人
心重傷國體借使吏狄踐言猶可以自立況虜情姦深方籍
此覘國身乃墮其術中恬不覺察彼必輕視中國謂此無人
慚辱有加誅索無已其將何以應之靖康時和議往事可鑒
今市井之人行伍之卒一聞舉措心冲氣塞相顧隕泣敢怒
而不敢言一介微臣何愛一死不爲陛下陳之臣私竊計慮
有七不可故昧死條上陛下垂聽焉臣聞誅賞之柄當自已

出移於臣下然且不可況移於敵國乎迺者權臣速誅雖就菹醢未快衆憤陛下重以韓琦之故俾全首領形於詔旨頒布天下暨王柟復命敵國藉以爲辭於是臺諫有斲棺截屍之請及柟再旋將命再辱於是侍臣始有函首警中原之說典刑不攷惟虜是詢登載汗簡貽笑萬世此其不可一也臣聞國之存亾在於人心敵國相持於此尤急者騎刼攻齊所得齊卒劓而置之前行又盡掘齊之墳墓而焚之齊人怨憤戰氣十倍遂以敗燕人心不可失也如此今自南而北者彼則械送而沮怒之人心向背於此乎决田單所以返陳於齊者今顧順受而安行之爲計如此猶爲國有人乎此其不可二也昔國僑用百里之鄭介於晉楚之間童牛豶豕宜不足以有立而於伯國之命未嘗詭隨問鼎必辨責賂弗予卓然

有以自振。豈才裕兵强。足以抗衡上國。特不甘爲晉之縣鄙。故能修政事。正紀綱。以植其國耳。國家襟帶江淮。連跨荊益。非小弱也。何致凜凜懦懼。一切苟且。無復生意乎。或謂已斃之首不足惜。倘或虜情無厭。巧僞交致。動臣猛將。盡欲誅求。則陛下之忠臣。皆有首領不保之憂。人懷疑懼。未知所終。天下大勢。豈不可慮。當是之時。雖粉王柟之骨。庸有及乎。此其不可三也。昔在先朝。敵國跳梁。蕩搖邊疆。當時主和議者。驅歸附之民。俾之騈首就戮。備極痛毒。失中原之心。其後追咎往事。貶責議者。今乃不鑒前轍。二三降附。舉以還敵。曾無留難。萬一使者遄反。彼將盡求淮北之民。斬而不與。前功俱廢。驅而與之。人所共憤。主國計者。何以處此。且人已降。殺之不祥。脫身歸附。何負於前。一旦械繫置之萬死之地。其忍爲之。

青女降霜。白虹貫日。匹夫匹婦有所憾恨。上通乎天。胡可弗恤。今若竟成少恩。不復旋踵。豈惟有辜於降附之人。是驅天下之人而使之北嚮也。此其不可四也。天下甚輕之物。有國家視之若甚重者。不可不察也。侂胄本以冗散躐居元老之虛之位。罪惡貫盈。自貽覆滅。區區頭顱在此。視之不過疇昔一武弁耳。一旦委之敵人。彼必張皇受馘。以爲得中原之大臣。侂胄專僭。固應蒙此。獨不爲國體惜乎。藉令三關可復。濠梁可歸。和議可成。事之輕重。亦有可議。而況有大不然者乎。於期之首已入。商於之地不酬。覆水難收。噬臍何及。此其不可五也。夫李全以漣水來歸。功雖不就。忠亦可念。襄州重圍。非納合道僧懷印以來。岌岌孤城。何以却敵。今善撫之以勸來者。尚懼弗蔵。況又從而檻致之乎。二人之來。一年餘矣。山

川險阻。軍國利病。彼何所不知。萬一虜人脫桎梏而將之。用吾叛亾。以致死力於我。當是之時。其能括解體之人而與之角勝負乎。此其不可六也。夫虜情叵測。機事難料。二關之險。可以窺四川。濠梁之城。可以控兩淮。則彼視若不甚惜。顧乃索權臣之首。以辱吾國。取歸附之人。以令彼衆。不爭區區之利而爭人心。其爲慮深。爲謀遠矣。堂堂中國。反不慮此。內之奸賊。不得以自正其罪。外之降附。不得以自全其恩。一意買和。淺陋疎虞。手足畢露。寧不爲敵國所覘。此其不可七也。臣之所陳。不待英傑。皆能與知。廟堂之區畫。侍從臺諫之議論。顧憒然於此。不知而爲則不知。知而不言則不忠。宗室安危。民生休戚。在此一舉。陛下幸聽臣之言。試爲陛下疇之。夫二境交兵之時。行陳之人。力有不加。遊談之士。志有未愜。自非

知義。寧免叛亾。為今之計。莫若令使者設辭喻之。以為叛臣賊子。人所共惡。大國志在勸忠。必不奬叛。和議已定。兩國降附之人。更為期日。相與接受於境上。人情不甚相遠。彼不欲殺其附已。而又安敢殺其附人。其事必且遠緩。可以申解。至如元兇創謀造意。身首異處。未酬其罪。軍兵憤怨。痛入骨髓。皆有食肉寢皮之意。今若梟之於邊。以快衆怨。必且競肆虀粉。寧復存全。名正詞順。自足以間敵國之口。處斯二者。各有攸當。而人心自固。國勢亦尊。敵國有所忌憚。而不敢侮。和議不俟致曲而必成。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之所以拳拳也。屬者陛下奮發威斷。總攬權綱。收召耆儒。一新軌度。天下拭目洗耳。想望風采。敵國聳動。未之敢抗。奈何偷風薄俗。悉仍故舊。政舛令乖。無異曩時。細娛是安。大患弗圖。畿甸之間。米價

日湧都城之內。楮幣日賤。生民嗷嗷。怨氣滿腹。淮揚新兵尚需調護。湖湘小寇。且未勦絕。和戰之機。安危所係。而舉措輕忽如此。胡以慰愜人心。綱維國勢。壽我永無疆之休哉。今日四五凝丞。二三耆老。更越世故已熟。豈應拙於謀國如此。特以懲創已甚。惟恐和之不速。而他不暇計。殊不知戰守和三策。於爲國不可偏廢。今日之勢。戰固未易。守則可爲。守或未能。和豈足恃。柰何忘戰與守。曾不介意。而屈意請和。爲是倉皇卒迫。失人心。傷國體之事耶。惟陛下實圖之。冒犯天顏。罪當萬死。臣等不勝殞越之至。

陸家長沖

陸沖字翔父。號寶溪。亦從政公九思孫。濬之從兄也。德年並高。率子弟恪守家學。孝友雍睦之風。聲稱益遠。沖之力爲多。

嘗任廣西王府伴讀。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言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諱賀字道卿。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産。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敘。治藥寮。次九皐。授徒於家塾。以束脩之具補不足。卒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謹具表進。二年壬寅秋九月。勅旌陸氏義門。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謚典。聚食踰千指。合爨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仁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勅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沖時爲青田義門家長。進謝恩表云。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申命。勅書復昇於

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宅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始終羣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先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衆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饔飧合爨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覩室家相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茲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霈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澤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爲美遂令瑣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益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

營之至云、

陸學士泓

陸泓字傳甫先生長兄從政公之孫、從子經園先生行之之第四子也。歷仕至殿閣學士、其事蹟無可攷、惟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陸傳甫墓誌後云文安先生兄弟六人。其伯兄從政君之孫傳甫。粹行遠識。不殞家聞。號燕居之室曰頤菴。葬時。江西運管黃侯爲撰誌銘。事覈辭達。足彰厥美。後復改葬。季子士橋自記碑陰。痛惻懇至。允克孝慕。於是知陸氏世有人也。士橋字景薦介特寡合博記工文。按士橋號青田仕至觀察使、

按先生自厥考以上五世同居。積慶甚厚。自先生以下又五世同居。至宋元鼎革。室廬焚毀然後蕩析此五世中科

名爵位甚盛。不獨先生兄弟六人。兩進士。兩鄉舉。一鐵君。
而子孫通顯者。指不勝屈。長兄從政公。一門尤盛。子十
六。孫三十。三曾孫。諸孫中。瀹修職郎。濬進士。國學正。浹祭
酒。浩御史。澥禮部郎中。灃給事中。泓學士。濟汀州守。潔國
學錄。沖王府伴讀。淇五軍都統制。滂御史。湜嚴州判。曾孫
中。士槼戶部侍郎。士榘同安簿。士楚刑部主事。士森工部
尚書。士梲金紫光祿大夫。士權吏部員外郎。士新儀禮局
序班。士槐工部贊教。士楷以武功封西安侯。士橋觀察使。
士松廸功郎。士本吏部尚書。士桂順義令。士機僉判。士東
元山東參政。士和瑞安尹。士杞河南府判。士樫戶部主事
士楠應天府助教。士栻元山東路宣撫使司。孫曾兩世仕
宦至三十餘人。史冊所未有也。積厚流光。豈不信哉。其處

士公以下至先生五門子孫亦皆各有仕宦然不如從政
公孫曾之盛。今不備著焉。

陸參議筠 附

撫州府志本傳

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博習修潔。紹興十五年進士。初筮仕爲貴溪簿。官舍舊有木石之怪。夜則觸人。筠撤而新之。令不嚴而民効其力。已而盜作。邑燬。獨簿舍存。調岳陽教授。改宣教郎。除諸王宮教授。出爲江西憲。時洪邁爲刺史。一見如舊。秩滿。倅江陵。張南軒爲荆牧。以悃愊無華善言不隱薦之。轉浙西帥司參議。奉祠。官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卒年七十六。筠平生好讀孟子。與象山意合。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者。深思考

互以成此編。周益公序之。嘗過豐城。至南禪寺。有綠筠軒。協
其姓名。因僑寓子孫。遂爲豐城人。
按嘉材爲先生緦麻兄之子。而年齒甚長。復齋先生就傳時。
嘗從之學。其志於道。嘉材啓發亦有力焉。生平著述甚富。而
翼孟音解尤著。廬陵周必大序之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
存古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
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眸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作
婐之類。皆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
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說。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
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
則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

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嶷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敘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陸子學譜卷之六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龐　嶼校

弟子一

孔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見於史記列傳者。多五人而已。陸子倡道南宋。弟子亦以數千計。今考其姓名卓然見於史冊地志者亦七十餘人。其論議姓字見於陸子文集而門閥官階無可考者尚不下百人。楊袁舒沈、慶元所稱淳熙四君子也。蔡文懿、徐文忠、羅文恭等並一代名臣。可謂盛矣。今次其事蹟及論學語共為十卷。

楊文元公簡

行狀

門人錢時撰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寇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耀耀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頹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户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諷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禀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衆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

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譟過門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徵逐先生凝靜扃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弇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弇佔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諭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鬨鬨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已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孚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

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頗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揚報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公竦然端厲復揚報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端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

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横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旣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士俗藺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士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糜廩稍效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笞棰吾食且不得下咽柰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拱旣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還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

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淛江濤受紹興府理椽便就養犴狴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因情炯燭囹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束手膠拳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曰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過也必擿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嘆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雪辨捧還劄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屈無可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

賢而先生屈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閫内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淛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頓吏牘日相衡在家天府瀦穰類多戾契聱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賸會莫不服爲神明纖甸宍意悩悩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肄習之軍政大脩衆大和悦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自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

門生求脚色狀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剳章輻集盈數削逐之改宣教郎知紹興府嵊縣以外艱不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旦暮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養真賢實能使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敎養兹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剗除氣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汨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嚚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湖藪歸之起事端賊戕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熖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狺狺然來摇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

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興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賛易后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緣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悦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賛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

三王之脉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抳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辨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辨又斥之一時端人正士例誣以僞

若先生則見謂僞之尤者痛黜遂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發遣全州將陛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

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尅剝諸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尅剝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畧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搖邊磧口語籍籍莫敢過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間慫慂修尺牘答曰我

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讖着恨先生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勵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餓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轂輦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

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
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
饑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
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累累杳不報昏
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守
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
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因則絣訊或舉債
或鬻産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
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
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汚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
千緡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
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

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

將皆命卿令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二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蹙額从之人爭傳論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灾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面亦為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河不滿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

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贓汚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謀爲大逆天祐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攷實行故放辟奸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宮中又分命徧于羣神畧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灾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逵小宗伯章公頴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既幅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孔聖訓且啓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

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劄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劄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屬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其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

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淸常明可以消天灾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正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

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于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陛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詞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賛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虚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歴歴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求去得溫州先生每嘆風俗之壞自上啓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酺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鈞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賀即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

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劾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大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局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喏於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有私鹺者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偎俛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啻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遣節

制是不器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帥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堵進爲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産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又何以爲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纍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靳之竟追斷償所負濵海膠禁甚嚴商人庋稅關出海時副端方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親喪毋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冒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人喉衿卷屋者

苦漑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毁之廂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楮券之枰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許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寛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蹴蹴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

徵側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曰、枰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蠲楮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已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

先生繳納出身閭貴游狃聲樂事敖放踏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度置之一名卿第治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閭豪侈頓消兼并衰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賕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稚纍纍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户嘗邅徒亦手織錦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于竹帛形于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

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寃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詞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惧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夜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秉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善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

天下切勿以爲善小而忽之也堯舜舍已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外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宅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飢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趣日數十萬邊吏閒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況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飢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蘄斗升粟而逆殺之蘄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寖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昔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為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敢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

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難稍寬而有枰提州郡過嚴民甚寃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濶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嘆曰吾益老當去

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洊賜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

耆德朕日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尋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生紹興十年庚申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屋善宜州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坐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

金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峯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剝蝕舛午稂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无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爲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范范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瞑指枘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

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兢無須臾微懈又且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干熈光詠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説中者刋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觧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墻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人皆狥目爲見狥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觧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

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臆說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祟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啓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

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祭八曰修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蓋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无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遽集方裒之其已成編者甲藁乙稿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塟有日乃弗

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

門人嚴陵錢時撰

眞西山跋行狀後云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惟伏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嚴恪如臨君師朞功之戚下淚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戄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

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葢令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弟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爲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簒葢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真德秀跋

按真文忠公辭誌銘而任表然西山集中無慈湖墓表文

豈未及爲抑集遺之也然文忠公所見者傳正夫所爲之行述非錢于是所爲之行狀也傳作今不傳宋史傳千餘言悉本錢狀今不復錄惟傳末有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二十一字爲狀所無今附於此

書問雜記

先生嘗言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習氣未盡

先生與楊敬仲書云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于無間亦分內事也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案之銘成湯猶賴之

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又與書云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

而後獲也。若於此此而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慈湖祖象山先生辭云。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閒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陽之簿廨。雙明閣之下。某以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閒。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

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載而卑日月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化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遏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遏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愚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

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其聞先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敷。今也暑定。氣血微強。矧聞襄大事之有期。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真西山作慈湖訓語跋云、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玅畧

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

者也。

真西山又作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云。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脩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狎體。葢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傅君侹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四明文獻志有明陳文定公敬宗作重建慈湖書院碑記云。宋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楊文元公旣沒。其時邑大夫祠之於慈湖之濵。凡更二遷。咸淳辛未。郡守劉黻再遷普濟僧寺

之右又爲寺僧挾勢毀之至元丁亥繡衣使者行部乃即文元公舊居遺址重建禮殿祠庭堂廡齋舍咸備設官廩備規制視郡縣學校入國朝革罷之禮殿久廢不存公宇如故正統四年適遭回祿之變悉燎無遺惟存門屋三間遂遷奉文元公塑像於門屋之下景泰間朝使廣信二李公高郵龔公三侍御先後按節之邑謁拜之餘慨然以興復作新爲已任先之以祠堂之成則李公玘龔公謙二公之功而董督其事者實縣丞何黻主簿劉源也繼之以彜訓一堂成則曰良李公與郡守姑蘇陸公阜縣令西蜀賈公奭之功也彜訓垂成之際臬司僉憲吳公立適值分巡至此按舊圖尚有步廊四齋東西二十楹未有謀者於是詢其子孫凡所未備悉謀復之嚴嚴翼翼肅穆靜深甍棟翬飛煥然一新是則督勸其成

以全書院之舊規者吳公之功亦大矣此文元公泰運之亨嘉也吳公陸公前後以石章相屬予謂天地間氣運有否泰若四時寒暑之代序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退與夫賢人君子於斯道之興替莫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文元公稟剛誠明正之性心天地之心學羲文周孔之學振洙泗之絕響紹伊洛之正傳附註六經貫通百氏以臯夔稷契伊傅周召所以事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事吾之君以龔黃卓魯所以撫民之心撫吾之民此文元公立心行已之本志不幸丁宋祚之末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四經陛對逆鱗之言雖忠光宗悅之而不繹披肝瀝胆之勸雖勤寧宗從之而不改有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心措之於無用之地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足鑒此心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思子

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又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文元公皆可無愧然當綱紀不振之時宜置文元於左右輔弼以資論思顧乃止授州縣國博秘閣閑散等官則當時退君子而進小人可知矣何望其能克復中原也文元公閱事孝光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年立朝僅三十六日而已餘皆丐祠可勝惜哉文元公知道不行年七十餘遂引年而歸乃著書立言於闔峯慈湖之上樂天知命于詠春之間有曾點浴沂舞雩上下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壽八十有六而終今幸遇四風憲二守令相與悉心共成盛美獲睹書院於久廢之餘拜瞻賢像於重興之日倡明斯道於未泯之時修舉墜典於曠日無聞之後文運之興又當聖朝重熙累洽之世然

則侍御僉憲守令之茂績同一並傳于不朽審矣何其盛哉礱石既具遂因吳陸二公之請爰書其槩俾勒置於書院之東以昭示於罔極若夫文元公文學政事道德之詳宋史列傳與其門人錢時行狀載之備矣茲不能悉是爲記